

# 理发店里的“黑马”故事

□龙建雄

晚上去小区外理发,到了店门口才发现,好几个人在等候,理发师杜姐招呼我“找凳子先坐一坐”。想着有法网大满贯公开赛直播,在哪都是等,我干脆就在门口看起了球赛。

央视体育的四分之一决赛直播,世界排名第6的俄罗斯“天才少女”安德烈娃对阵法国选手,世界排位361名的布瓦松。这场排位相去甚远的比赛,其最大看点在于,布瓦松上一场淘汰了世界第3的美国选手佩古拉,她从资格赛中脱颖而出,已经在本届法网正赛中连赢4场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黑马”。

打开手机央视APP,“小米辣”安德烈娃已经3:1领先;到底是法网,到底是四分之一决赛,罗兰加洛斯的红土网球场座无虚席,给本土选手布瓦松加油打气的声浪绵绵不绝。我怕吵着理发店的其他人,于是开小小的声音。很精彩,很顽强,很韧性,布瓦松竟然一分一分地死磕,一分又一分地跟进,一局之内竟然相互交替AD三四次,最终把比分打成了3:3。此后安德烈娃连带破再次拉开

分差,再次在盘中取得5:3领先。眼看胜利在望,然而布瓦松顽强抵抗,以永不放弃的势头一分一分地打,不可思议地追至6:6平;抢七环节里,布瓦松拔得头筹,以安德烈娃回球出界取得7:6的第一盘胜利。

这不长的一段文字描述,实际耗时差不多一小时。趁着盘间休息,专注比赛过程的我才记起自己要理发。理发店里几个先到的顾客,被杜姐像变魔术一样各占其位,一位在染头发,一位在洗头,一位在做最后的修剪。一小会工夫,修剪的这位顾客顺利完工,杜姐微笑示意我坐到剪发的座位上。

落座,我一眼就瞅准前方理发镜台什么位置放我的手机,这样,杜姐给我理发,我继续看央视直播,两不误,两全其美。杜姐礼节性对我说“不好意思,让你久等”,我笑着说,不碍事,今晚不理完发不回家。摆好手机位置,我看到央视显示时间“21:30”。刚巧,理发店进来一个小伙子,冲着杜姐就喊:阿姨,还要多久可以理发?杜姐显然有些不好意思,微笑着答道,这几个还需要一些时

间,应该不出一小时,要不然,你明天来?小伙“哦”了一声,有些不甘地往外走。

比赛继续进行第二盘,安德烈娃开场就启动一拍又一拍地“抢”,发球时速随便一发就上180公里,很快她就率先取得优势,以3:0领先,表现出完全不是18岁小姑娘的“一般厉害”。黑马就是黑马,一“黑”到底。这边,布瓦松根本不吃安德烈娃“猛攻”这一套,她迅速调整步伐,多拍相持,要么来回变换球路,随即追平至3:3。从这一刻起,安德烈娃在心态上有了明显急躁变化,多次出现起伏,失误不断,布瓦松趁机连下3局,以6:3获胜,相当于给出安德烈娃一个隐形的“蛋”。赛点出现并成功拿下,布瓦松顺势倒地,掩面哭泣。这是胜利者的倒地,这是喜悦的抽泣,这是永不放弃的莫大宽慰。

“理好了。”杜姐拍了拍我的肩膀,我才知道理发已经完成。或许是太过于专注看球赛,那几个理发的顾客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店,正在我恍惚间,忽然,店门口响起那个小伙子的声音:阿姨,你还

理发吗?杜姐赶忙说,可以,可以的。他们对话间,我不经意看了一下手机屏幕:22:15。我脱口而出,这小子永不放弃呀!杜姐笑了笑,连忙说,这不端午节回老家了嘛,老顾客们不嫌弃,一回来就扎堆理发,所以这两天睁眼忙到晚上十点十一分;这个小哥送快递,时间很宝贵,来、来、来,赶紧坐下,很快就好!

我在店门口挥了挥手,跟杜姐和快递小哥道别。理发店的镜子里,映出杜姐疲惫却明亮的眼睛,快递小哥脸上露着庆幸般的笑容。回头看到这一幕,我猛然间很有感触,方寸之地何尝不是另一个“罗兰加洛斯”?

快递小哥执着等待的发问,杜姐指尖娴熟翻腾的剪刀,法网“黑马”布瓦松抢七局的极力反扑,他们都似乎共有同一种生命的韧性。芸芸众生里,我们总是羡慕那些光鲜亮丽的奇迹,却不曾知道,那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日常坚持,也是让人钦佩的“黑马叙事”。属于每个人的每一场胜利,就是把每一件小事都打到“抢七”,永不言弃,剩下的交给天意。

## 母亲让竹篾跳舞

□周光林

翠竹舞蹈缘于  
林间有风  
母亲挥动篾刀有凉意流动  
于是一根根竹子  
在母亲手上变得柔顺

母亲种庄稼喂牲口打零工养孩子精力充沛  
休息时就拿起父亲的篾刀  
为父亲准备编织背篋的竹篾  
竹条竹片竹丝和篾刀欺负母亲手生  
经常撕咬母亲的手背手指手心

母亲从墙壁揭下一层层蛛网  
为伤口穿上真丝纱衣后  
又继续操练劈、砍、削、剥  
母亲柔弱的双手  
在与竹子的摩挲中结茧生力

竹子们逐渐如孩子一般乖巧  
伴随篾刀的挥舞  
变成标准的竹条竹片竹丝  
并在母亲疤痕累累的手里扭动  
纤巧的身姿  
跳起轻盈的舞蹈

## 父亲的旧床

□于春林

父亲走后,他生前居住的卧室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。尤其是那张浅色的木床仍然原封不动地静卧在那里。我时常躺在床上休息、看书,仿佛躺在父亲温暖的臂弯里。安静的床似乎还在散发着父亲的气息,那是父亲留下来的亲情馈赠,我感觉格外地亲切。

往事如同时光的卷轴在我眼前徐徐展开,那画面鲜明而生动,亲切而温暖。那年,母亲去世后,为了离开那个伤心之地,也便于照顾晚年的父亲,我们忍痛割爱从农村搬进了城市里。安排父亲的卧室时,我特意征求父亲的意见,要一张什么样的床,因为这床毕竟要跟随父亲好多年,不求奢华,但父亲躺着一定要舒适。

父亲是个生活节俭的人。他一生简朴,生活上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,这或许与他出身贫苦,一生艰难坎坷的经历养成的习惯有关。父亲有过当兵的履历,参加过抗美援朝,而后又回归家乡,继续做个农民。几十年来,父亲的生活一直都是很简单,用他的话说,赶上这样的好时代已经很满足了,老了还能住楼房,冬天也不用烧炕取暖了。一张床而已,越简单越好,省得还要打理它。于是,我给父亲买了一张普普通通的木质床。父亲爱干净,我就选择了浅一点颜色的。

父亲习惯躺在床上听评书,还要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。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,单田芳的《白眉大侠》,田连元的《杨家将》都是父亲爱听的。父亲卧室的门白天一般都是敞开着,有时他会在客厅里来回走走,他告诉我说:“年纪大了,不经常走动,腿都不好使了。”看到父亲孤独的背影,我内心真是五味杂陈,不是滋味。父亲用他一生的心血把我和姐姐们培养成人,成家立业,晚年本该膝下承欢,无忧无虑,但命运就是捉弄人啊,母亲走得早,两个姐姐又都在外地,尽管父亲还有我,但每天忙于工作,有时还是疏于陪伴父亲,倒是那台收音机解了父亲的许多忧愁,成了父亲最贴心的陪伴。

如今,父亲走了,只留下空荡荡的一张床。有时,我来到父亲的卧室,有意躺下来,仿佛父亲的余温还在。我轻轻地抚摸着那床框,床板上浅色的纹路,平复内心的情绪和思念,为逝去的岁月雕刻着安宁的梦境。父亲一生的梦里,都缭绕着莲的清香,把所有的生命体温都融进了我如今躺着的床上,或许,这种生命的接力还在继续。

父亲是那年秋天走的。他走得很平静,很安详。秋夜漫长,父亲安睡在那张床上为他88载的生命年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父亲在弥留之际,用他干枯得如松树棒的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强撑着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孩子,你是个好人啊!”是什么样的父亲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这样的话来啊?我是他的儿子,唯一的儿子,我能做到并且只能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,而父亲却如此知足,还要对我说出那番话来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如果还有来生,我一定要好好陪伴父亲,不留一点点遗憾。

父亲离开我们好多年了。每当我走进父亲的卧室,躺在父亲的床上时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冥想:父亲没有离开我们,他就在我身边,我无时无刻不在他爱的包容中,天长地久。此刻,我的心里很踏实。

## 指尖上的星光

□尹桃

总觉得读书像握着一束微光,在时光里慢慢摊开时,字里行间会渗出细碎的亮。小时候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童话,书页被暖光染出毛边,狼外婆的故事吓得心跳加速,却又忍不住翻到下一页——原来文字能把恐惧和好奇捏成糖,含在嘴里化出甜。

后来读诗,才懂文字能叠成棱镜。“掬水月在手”,短短五个字让我蹲在池塘边捞了一整个夏天,看月光在涟漪间碎成银鳞;读《小王子》时,为那朵傲娇的玫瑰红了眼眶,突然明白原来孤独是“有人愿意为你驯服时间”。书里的世界像个魔法盒,把别人的经历变成钥匙,轻轻一转,就打开了自己从未察觉的潜藏抽屉。

现在读书更像和世界碰杯。清晨读几页散文,字里的露水会沾湿早餐的面包;睡前翻几章小说,故事里的人物会溜进梦里续演情节。有时读着读着

抬头,看见窗外的树影摇晃,忽然觉得它像极了书中某个角色的背影——原来读书不是躲进孤岛,而是让现实和文字彼此照见,长出新的触角。

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找答案,但我偏爱它没答案的样子。就像捧着一本旧书,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,能摸到前主人画的波浪线、写的批注,像在和素未谋面的人击掌。那些没被解答的困惑,那些读着读着笑出声或掉眼泪的瞬间,其实早就在心里铺成了路,让你走在人群里,忽然就懂得某片落叶的重量。

书永远安静地躺在书架上,却比任何喧嚣都更有力量。它让我们在钢筋水泥里,能听见千年前的马蹄声;在地铁轰鸣中,能摸到雪山的冰凉。或许读书的意义,从来不是装满什么,而是让心里的某块地方,始终留着一片可以生长星光的空地。



●浅紫芳丛

陶蓉 摄

## 不期而至的温暖

□陶敏

因团购了一批非遗丝绸春联礼盒,人手短缺,我和同伴只能撸起袖子,亲自上阵。等把最后一个礼盒封好,办公室的时钟已悄然指向六点半。

拖着像灌了铅般沉重的双腿,我推开门,一抹熟悉的色彩闯入眼帘。桌上,好友送来的美食静静摆放着,像是在等待着我的归来。那是她亲手熬制的金桔膏,瓶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,旁边是几个新疆烤羊肉包子,纸袋上还残留着些许温度。还记得

她递来包子时,轻声说道:“包子留着晚上吃。”真是心有灵犀,忙碌过后,饥肠辘辘的我,正需要这份慰藉。

我急忙将包子放入微波炉,不过片刻,羊肉与大葱交织的香气,便在茶水间肆意弥漫开来。那香味,不只是简单的食物气息,更是一种来自朋友的关怀,丝丝缕缕地钻进心底。

回想起清晨刷朋友圈,看到好友分享的“熬金桔膏”日志。每一个熬制步骤,都被她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来,字里

行间满是生活的烟火气。配图里,金桔膏色泽诱人,我忍不住留言打趣:“直流水”水。没想到,午睡醒来,就收到她的消息:“你一会在公司吗?我刚好出去办事,给你送瓶金桔膏来,回家给孩子尝尝。”我没有丝毫推脱,欣然回复“在”。

不久后,好友就出现在楼下。寒风中,她的脸被冻得微微泛红,可笑容依旧灿烂。她笑着调侃:“你可真有口福,这是刚熬制好的金桔膏,拿回家尝尝,顺便给你带了几个新疆烤包子,记得晚

## 老党员父亲的品质

□魏亮

我的父亲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,由于家庭负担重,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在农村务农。他为人正直、工作勤奋,被选为生产队记工员。

1974年,按政策要求,父亲顶爷爷的职,进入城市国营工厂当学徒工,安排在工厂染料车间当操作工。他工作积极,处处以工友的利益为上,受到厂党委的肯定,慢慢地走上了组长、车间主任的岗位。在厂政工干部的引导下,父亲有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。1978年春,父亲向厂党委负责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之后,厂党委派政工干部经常与父亲交流,得知父亲文化程度不高,便让他多学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知识,以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。父亲工作上认真负责,工作之余还去厂图书馆借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通俗读本,并经常做学习笔记,还不时向厂政工干部请教和作思想汇报。父亲的表现,厂党委的领导看在眼里,车间职工记在心头。不久,父亲被车间党小组推荐到厂党委学习培训,培训合格后,成为了一名入

党积极分子。次年,父亲成了发展对象。1980年夏,父亲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。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名预备党员而沾沾自喜,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,处处以身作则。当年,父亲当车间主任的燃料车间不但超额完成工厂交付的生产任务,因连续三年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,还被评为工厂模范车间。同年,父亲还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。1981年7月1日,是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。这一天,对于父亲来说,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。在工厂礼堂,父亲和其他五名工友右手握拳,对着礼堂上方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光荣宣誓。父亲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打开父亲从前的工作证,从泛黄的纸上,还能看到父亲那一身蓝色帆布工作服的证件照,还有那青春激情的模样。

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,对我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。小时候,父亲就喜欢给我讲我党的光荣传统,讲他入党的故事,每次我都听得津津有味,不知不觉产生了好奇,觉得能成为一名党员

是十分光荣而神圣的事。父亲工作之余十分注重学习,特别是党的理论学习,经常去厂图书馆借书看、做笔记,深夜挑灯的情形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平时他也特别关心我的学习,经常向我讲一些党的历史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经历。

如果说,小时候,我对党和党员的认识只是肤浅的,还仅仅停留在父亲的故事中。后来,我对党和党员的认识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,这与跟父亲相处中,亲历的一些事情是分不开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由于父亲从事的是有污染性质行业,加上工作操劳,身体被拖垮了。工厂领导考虑再三,把父亲从染料车间主任调到总务科,负责管理工厂食堂。父亲到了新的岗位,仍然兢兢业业工作。在我的印象中,我去工厂食堂就餐,也是排队打饭,父亲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,在食堂给我开过小灶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,父亲的工厂效益出现了问题,企业被收购转制,父亲因为身体和

年龄原因,下岗了。社区和工厂考虑到父亲的实际困难,让父亲每月领些生活费。年底,社区党支部书记慰问困难老党员,给父亲送来米和油,还有慰问金。谁知,父亲说什么也不要,说要让给生活更困难的党员。而且说到做到,次日,自己将米油慰问金原封不动地退给了社区。

而今,父亲已退休多年,仍然关心时政,每天看党报和新闻联播。父亲还富有爱心,多次向社区捐款捐物。他还积极参加社区的老年志愿者活动。他经常对我讲:“一个党员,应该尽自己的力,做一些好事。这就无憾了!”我有时跟父亲的老同事聊天,老同事都称赞我的父亲魏师傅是一名“过得硬”的党员。听了之后,我的内心为有一位老党员父亲而感到自豪。

父亲只是一名拥有四十多年党龄的普通党员,在他的人生中,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他只是坚持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,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,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和党员品质,却深深地影响了我……

